

致命的罪案，完美的推理。

诡案罪

8

GUI AN ZUI

岳勇◎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诡案罪⁸

GUI AN ZUI

岳勇◎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案罪. 8 / 岳勇著. —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193-0133-0

I. ①诡… II. ①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1709号

责任编辑: 刘占凤

封面设计: 郑金将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100006)

网 址: 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 (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 (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 (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193-0133-0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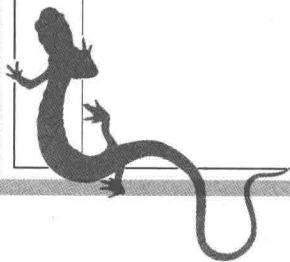
悲情杀戮 002

正义之刀 072

欠债难还 126

梦碎天涯 142

谁是凶手 152



刑事侦查卷宗

碾子湾村血案

案件名称：碾子湾村血案

犯罪嫌疑人姓名：XXX

立案时间：2014.9.26

结案时间：2014.11.7

立卷单位：青阳市公安局

A51311003020140926

(正卷)

青阳市公安局

悲情杀戮

1

丁零零，下午5点，碾子湾小学的放学铃声准时响起。学校大门一开，在校园里关了一整天的孩子们就像羊羔出圈一样，撒着欢儿跑出来。

这是一所乡村小学，简陋的校舍由村里的旧祠堂改建而成。学校不大，学生也不多，一至六年级，人数最少的班级，只有十几名学生，最多的也没有超过三十人。学校的几个老师，也大多是上了年纪的民办教师。

铃声响后，最后一个放学的年级是五年级。

五年级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叫乔雨萍，是学校里仅有的三名公办教师之一。

乔老师上完今天的最后一节课，一边合上课本，一边宣布：“请杜娟、金小秋、宫敏和陈燕子四位同学留下来，其他同学可以放学了。”

等班上的其他同学都背上书包，叽叽喳喳地离开教室之后，乔老师才对最后留下的那四位女生说：“今天晚上，老师想到你们几位同学家里进行家访，等下老师跟你们一起回去。”

四位女生听了，相视一笑，都显得异常高兴。

碾子湾村地处偏僻，村中中青年男女大多出去打工了，学校里的学生，



基本都是留守儿童。这四个女生的父母，也都在外地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孩子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乔雨萍除了在学习上他们的老师，在生活中，更是他们的半个家长，哪个孩子家里有困难，她都会伸出援手。孩子们对她，比对家里那一年难得见上一两次面的父母还要亲热。

听说老师要去自己家里家访，那四个女生好像家里要来贵客一样，牵着老师的手，蹦蹦跳跳地出了校门。

碾子湾小学坐落在一处地势较高的山坡上，连接学校和村庄的，是一条窄窄的黄土路，黄土路从一片废弃的果园穿过。出了果园，前行不远，就能看见蜿蜒的碾子湾河，沿着河岸散落着百十户人家，这就是碾子湾村了。

乔老师跟孩子们一路说说笑笑地进了村。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了远门，只留下老人和孩子，村前村后的田地因为没有人耕种，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整座村子在这秋天的暮色里显得有些萧条和冷清。

乔雨萍已经在碾子湾小学任教三年，与村民也都熟识了，村里的大人、小孩看见她，都向她点头打招呼。

村道两边的房子，多是灰旧的平房和村里人外出打工挣到钱后回来修建的二层小楼，一眼望去，却有一幢贴着白色瓷砖的四层楼房，鹤立鸡群一般矗立在河岸边，显得十分气派。

乔雨萍知道，那是村长孔春山的家。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师生几人沿着河岸转过一个弯，就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瘦削老头儿，背着双手从对面走过来。

杜娟等四个小女孩看见这老头儿，下意识地往老师身后躲闪了一下。乔雨萍认得，这人正是碾子湾村的村长孔春山。

“哟，乔老师，今天又来家访了啊？”孔春山笑嘻嘻地跟她打招呼。

“是啊，村长，今晚有空儿，所以想去几个学生家里走走……”乔雨



萍礼貌地回应着，忽然感觉杜娟在后面扯了一下她的衣摆，微觉一怔，抬头看时，这才注意到孔春山那双鱼泡眼，正放肆地盯着自己的胸脯看。

乔雨萍不由得脸色一红，这才想起孔春山在村中早有“流氓村长”之名，不敢再搭理他，低着头带着几个学生快步走了。

“呸！”走出好远，四个小姑娘忽然回过头来，朝着孔春山的背影齐齐吐了一口口水。

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杜娟家。杜娟家是一栋二层小楼，外墙贴着马赛克砖，但屋里却并没有什么装修，水泥墙面显得黑乎乎的，仅有的几件家具，也已十分老旧。

杜娟的爸爸几年前遭遇车祸身亡，家里用他的十来万元赔偿金盖起了这栋楼房。她妈妈现在在广东打工，杜娟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杜娟和金小秋是一对表姐妹，杜娟的外公、外婆，是金小秋的爷爷奶奶。金小秋的爸妈也跟杜娟她妈妈一起在外面打工。金小秋是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的。两位老人年事已高，照顾两个孩子已经显得很吃力，好在这一对小姐妹日渐懂事，已经不用他们怎么操心了。

回到家后，杜娟和小秋一放下书包，跑到后面院子里，提着泔水桶，帮奶奶喂猪去了。

乔雨萍则坐在堂屋门口，跟小秋的爷爷聊天。她先问了杜娟和小秋的家长在外面的工作情况。老人说儿女们在外面都还好，虽然挣钱很辛苦，但他们还是很记挂家里，每个月都要打电话回家。因为家里没有装电话，他们每次都是把电话打到村头的小卖部，小卖部的老板再叫杜娟和小秋去接听。

乔雨萍说：“要不这样吧，以后叫他们把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我再叫杜娟和小秋接电话。”她低头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小秋的爷爷，想了一下，又问：“最近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小秋的爷爷摇头说：“没出什么事啊！”

乔雨萍点头说：“那就好。”



接着她又去了另外两个女生宫敏和陈燕子的家里。

这两个女生跟杜娟家是左右邻居，平时四个小女孩总是一起上下学，关系像亲姐妹一样亲密。

宫敏和陈燕子也是留守儿童，父母亲都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都跟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乔雨萍向两名学生的爷爷、奶奶问了两个孩子的日常情况，大致上跟杜娟家差不多。

她又问老人：“最近家里没有出什么事吧？”

老人摇头说：“没有啊，孩子很听话，都挺好的。”

乔雨萍松了口气。

她之所以来家访，是有原因的。最近一段时间，这四个女生上课好像没有以前专心了，成绩也有所退步。她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事，让孩子们分心了，所以今天特地到家里来问问情况。见一切安好，她也就放心了。

跟老人们聊完天，天色就已经完全黑下来。

金小秋的爷爷、奶奶留她在家里吃晚饭，杜娟和小秋也紧拉着她的手不放，乔雨萍笑笑，只好在饭桌前坐下来。

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乔雨萍向金小秋的爷爷、奶奶道过谢，就起身准备回学校。

四位女生拿出手电筒，要结伴送老师回去。

乔雨萍看看外面的天色，正是农历月中，一轮圆月挂在天空，地上好像铺了一层水银，把一条水泥村道照得明晃晃的。

她笑笑说：“有月亮送我回去呢，就不用劳烦你们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杜娟等人嘟嘟嘴，只好把她送到门口，跟老师挥手说再见。

晚上8点，在城市里，正是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但在这偏僻的小山村里，已经有点晚了。村民们大多都已熄灯睡觉，村子里渐渐安静下来，偶尔传出的一声狗吠，很快被黑夜吞没，天地间显得更



加宁静。

乔雨萍独自一人走在村道上，脚步轻快，有时还带点儿跳跃。那条洒满月光的水泥路，恰似一条皎洁的银河。

当初她之所以决定长期留在这所乡村小学任教，就是因为喜欢上了碾子湾村这份与世无争的宁静与温馨。

大学毕业后，她本来留在城里一所重点小学当老师，三年前遭遇失恋的打击，她心情抑郁之下，决定换换工作环境，于是就主动申请调到全市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

原本只是打算在碾子湾待个一年半载，等心情平复了，就回城里。但是她很快就被山村孩子对老师的那份纯朴的真情和山村里独有的平和宁静吸引住了。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在这里生活，就下定决心留下来当了一名乡村教师。

出了村口，脚下的硬底路就变成了黄土路。秋夜里的露水，在月光中悄然飘落，打湿了路面，一股淡淡的泥土味儿，就飘浮了起来。

忽然，夜色里传来一阵“突突”的响声，一辆摩托车亮着大灯从前面驶过来。

跨在摩托车上的男人老远就喊：“乔老师，这么晚才回学校，又去家访了啊？”

乔雨萍认得这是自己班上一位同学的家长，一边侧身给摩托车让路，一边点头应道：“是啊，在杜娟家里吃完晚饭，回来得有点晚了。”

那个家长在她身边停下摩托车说：“要不我送你回学校吧。”

乔雨萍摆手说：“不用了，熟门熟路，我不会走丢的。”

对方哈哈一笑，骑着摩托车走了。

黄土路的两边，都是果园。果园是村集体的，前几年承包给村民种植，因为赚不到钱，这两年已经没有人再承包经营，果园就渐渐荒废，尽管现在已经是秋天，也没见到树上挂出半个果子。



摩托车的“突突”声渐渐远去，路边草丛中传来了蚰蚰儿的叫声。

夜风吹来，树影轻摇，月光透过树叶缝隙映照下来，好像撒了一地碎银。

这片果园离学校不远，夏天的时候，乔雨萍曾带学生到林子里进行野炊。有时到学生家进行家访，回来晚了，会有学生或家长送她，有时也会一个人回校。她已经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所以即便是一个人走夜路，也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她正这样想着，路边的落叶下面，忽然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轻响，还是把她吓了一跳。她刚站住脚步，就看见一只硕大的田鼠从树叶下面钻出来，跑上了黄土路。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一只早已埋伏在树上的猫头鹰箭一般飞掠而至，张嘴叼起田鼠，双翅一振，飞进了树林。

乔雨萍目睹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不由得看呆了。直到果园深处传来那只田鼠“吱吱吱”的惨叫声，她才回过神来。书上说猫头鹰是森林卫士，看来确是如此啊！

再往前走不远，道路两边的树叶就变得浓密起来，头顶的月光被树叶遮挡，路面显得有些幽暗。乔雨萍正要加快脚步，忽然听到路旁一棵大树后面又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

她以为又是田鼠在作怪，扭头看一眼，并没有多加留意，刚回转头来，却忽然“噌”的一声，从大树后面跳出一个人，挡在她面前，拦住她的去路。乔雨萍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才发现这突然从黑暗中跳出来的人，竟然是村长孔春山。

“村长？”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问，“你怎么在这里？”

孔春山打了个酒嗝儿，笑嘻嘻地说：“我刚从隔壁村子喝酒回来，走到这里的时候有点内急，所以就站在大树后面撒了一泡尿。你看我这拉链都还没有来得及拉上呢。”

乔雨萍一低头，果然看见他的裤子拉链还敞开着，不由得脸色一红，不想再多搭理他，一侧身，从他身边快步走过去。



“乔老师，别这么急着走嘛。”孔春山忽然伸出双手，从后面一把将她拦腰抱住。

“啊！”乔雨萍发出一声惊叫，一边奋力挣扎，一边叫道，“你、你想干什么？快放开我！”

孔春山在她耳边干笑道：“乔老师，我傍晚看见你进村家访，就知道你一定会走这条路回学校。你以为我真的是躲在树林里撒尿吗？我是在等你呢！美女老师，你让我等得好辛苦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喷着酒气，要来亲乔雨萍的脖子。

乔雨萍身子前倾，躲了开去，然后把头使劲往后一仰，后脑勺正好撞在孔春山左边眼眶上，痛得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用一只手抱住乔雨萍，另一只手去解她的牛仔裤扣子，嘴里说：“乔老师，你就从了我吧。我在教育局有熟人，只要你从了我，我可以托关系让你做学校的校长。你要是不肯顺从我，我马上就可以叫你滚蛋，而且让你以后再也做不了老师。”

“快放开我！”乔雨萍又惊又怒，吓得浑身都颤抖起来，一边弯下腰保护着自己，一边推开他伸向自己牛仔裤里的手，颤声道，“你、你再不放开，我可就要叫人了。”

孔春山有恃无恐地道：“叫吧，你尽管叫！这里离村子远着呢，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再说被人听见又怎样？我是一村之长，谁敢坏我的好事？”他的一只手，又贴着乔雨萍的身体往她的牛仔裤里伸去，“乔老师，你就从了我吧，我不会亏待你的！”

乔雨萍不住地扭动身体，拼命挣扎着，但是她一个姑娘家，力气远远没有孔春山大，僵持了好一会儿，也没能从孔春山的手臂中挣脱出来。

孔春山的另一只手，已经强行将她的牛仔裤拉链扯下来。

乔雨萍惊恐交加，几乎吓得哭起来，情急中想起自己在大学跆拳道社团里练习过的女子防身术，喘了一口粗气，猛然抬高右脚，皮鞋的鞋跟狠



狠踩在孔春山的脚背上。

“哎哟！”孔春山痛得大叫一声，松开手退后一步，抱起自己的脚跳了起来。

乔雨萍惊魂未定，不敢停留，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救命”，可是这里距离村庄尚远，叫声再大，也不会有人听到。

“臭娘们儿，你跑得再快，也逃不出我孔春山的掌心！”孔春山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地从后面追上来。

乔雨萍边跑边慌慌张张地回头张望，孔春山跑得比她快，只一会儿工夫，就快追上她了。她一咬牙，纵身跳下路基，一头钻进路边的果园里。

果园里种满了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果树，因为乏人打理，地上的杂草和灌木已经长到半人多高。

她迅速地转过两棵大树，然后猫着腰蹲在一处草丛里，按住胸口，屏声敛息，躲了起来。

孔春山一路追过来，忽然不见了乔雨萍的踪影，大感奇怪，停下脚步四下张望，道：“真是见鬼了，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人了？”他寻找一阵儿，失去目标，脸上露出悻悻的表情，转身欲走。

乔雨萍见他并没有发现自己，以为躲过一劫，正暗自松口气，不想孔春山却忽然哈哈一笑，跳进果园，冲着她藏身之处直扑而来。原来他早就发现她躲藏在这里了。

乔雨萍知道不妙，起身往果园深处逃去。谁知刚跑几步，鞋跟踩到草丛里的一块砖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头撞到旁边一棵果树上，顿时流起血来。

果园里人影闪动，孔春山已经追了上来。

她咬紧牙关，顺手捡起脚下的砖头，用力朝孔春山扔过去，也不知道有没有扔中，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爬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跑去。

果园里到处都是带刺的灌木，树枝划破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划出一



道道血痕。她却全然没有感觉到，一口气跑出好远，回头看时，后面已经不见孔春山的身影，才知道自己已经把他甩开了，这才顾得上停下来喘口气。

她又在一棵大树后面躲藏片刻，确定孔春山没有再追上来，钻出果园，急匆匆跑回了学校。

她回身关上学校大门，但门锁早已损坏，两扇木门只能虚掩，并不能从里面锁上。

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大多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晚上都回了自己家，另有两个公办老师却是住在镇上，每天都骑着摩托车上下班。偌大的一个学校，一到晚上，其实就只剩下乔雨萍一个人驻守。

她跑回自己的单人宿舍，迅速关上房门，将门锁好，想了一下，觉得如果孔春山再追上来，这一道简单的门锁可能也挡不住他，于是又把书桌拖过来，死死地抵在门后。

直到确认万无一失了，她才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汗水早已打湿全身，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一般，竟然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知道在地上瘫坐了多久，忽然一阵凉风吹来，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战。她渐渐缓过神来，掏出手机看一下时间，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

她侧耳细听，外面并没有什么异常响动，看来孔春山没有追赶到学校来，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到地上。又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她感觉到身上有些凉意，起身换了件衣服，倒头睡下。谁知头刚挨到枕头，就听得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乔雨萍的神经顿时绷紧，从床上一跃而起，惊恐地盯着那扇被书桌顶住的房门，脸色煞白，浑身轻颤，既不敢出声，也不敢开门。

“砰砰砰”，外面的敲门声越来越急，有几个声音同时在喊：“乔老师，乔老师，你睡觉了吗？”

乔雨萍不由得一愣，她听出来了，说话的正是她今晚家访过的几个学



生。但她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声：“是谁？”

“我们是杜娟和金小秋，”外面几个女生同时说，“还有宫敏和陈燕子。我们找您有点事。”

“只有你们四个人吗？”乔雨萍站在门后面问，“还有没有其他人？”

杜娟说：“只有我们四个，没有其他人了。老师，你睡了吗？”

“还没呢。”乔雨萍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吃力地挪开顶住房门的书桌，打开门，四个女孩气喘吁吁地挤了进来。

乔雨萍不放心地把头探出门外，四处望了一下，确实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她关上房门问几个学生：“这么晚了，你们找老师有事吗？”

四个女生有点害羞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说话。犹豫了一阵儿，最后还是金小秋站出来说：“老师，您说过以后我们可以借您的手机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是吧？”

“是啊！”

“今晚我们四个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很想爸爸、妈妈了，我们一商量，就到学校来找您，想借您的手机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哦，原来是这样。”乔雨萍舒了口气说，“你们敲门敲得那么急，真把老师吓了一跳。”

她把自己的手机递给学生，问：“你们会拨号吧？”

四个女生都点头说：“会。”

金小秋接过手机，看了老师一眼，小声问：“老师，我们想跟家长说几句悄悄话，可以出去打电话吗？”

乔雨萍笑笑说：“可以，外面很黑，别去太远的地方。放心，老师不会偷听你们打电话的。”

四个女生一齐点头，说：“知道了。”



因为在果园里受了那一场惊吓，整个晚上，乔雨萍都没能睡踏实，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着。

等她被一阵上课铃声惊醒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8点了。她翻身起床，早晨的太阳从窗户里透进来，照到了床边。

窗户外面的操场上，听到上课铃声召唤的孩子们，一边打闹着一边奔向教室。

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乔雨萍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不时地望向教室窗外，好像昨晚那个让她做噩梦的村长孔春山会随时闯进来一样。

光天化日之下，她倒不是怕这个流氓村长再次来欺侮她，她是怕村长报复她，到学校来找她的麻烦，就像他说的那样，逼她离开学校，离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让她再也不能当老师。

幸好直到傍晚放学，孔春山也没有再到学校来骚扰她。

不过想起孔春山那句威胁她的话，她心里还是隐隐有些不安，就好像心上悬着一块石头，始终无法放下一样。

第三天，是星期六，校园里没有了孩子们的喧闹声和读书声，显得静悄悄的。乔雨萍本不想出门，但自己班上有一个学生家里最近出了一点事，影响了孩子的学习成绩，她想到学生家里去了解一下情况，所以上午8点多的时候，她还是离开学校，走进了碾子湾村。

等她家访完毕，起身离开学生家时，已经是上午9点半。

这天是一个云淡天高的大晴天，太阳温和地照着村前的水泥路，秋风摇动树梢，一些黄叶缓缓飘落下来。



几个孩子在村道上玩游戏，两条老黄狗趴在路边，悠闲地望着从村道上走过的每一个人。一阵打麻将的喧闹声，从路边房子里传出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村里的广播打开了，先是播放了两首流行歌曲，接着又从喇叭里传出村长孔春山讲话的声音。

村里的广播站设在孔春山家里，一般不定期向全村村民开播，村里有事的时候，孔春山就会在广播里喊两嗓子。

乔雨萍听见孔春山先是在广播里咳嗽了两声，然后操着当地方言说：“各位村民，每年农忙之后，都是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旺季，今天我要重点讲一下外出打工的注意事项。俗话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外出打工，人生地不熟，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自己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血汗钱被骗、被抢、被盗，造成经济损失。其实只要我们时刻提高警惕，就可以防止这些不幸降临到自己头上。根据本村长走南闯北的经验，在此提醒大家，外出打工，只要做到以下‘四防’，即可平安无事。说到这‘四防’嘛，就是防骗、防诈、防抢、防盗……”

乔雨萍在路边的广播里听到孔春山的声音，心下稍安。她进村的时候，还在担心怕在路上碰见这个流氓村长，给自己带来麻烦。既然他正在广播里讲话，说明他现在还在家里，不会在村道上出现，她也就放心了。

“乔老师好！”几个在村道上玩耍的孩子虽然不是她教过的学生，但看见她，都礼貌地跟她打招呼。

乔雨萍面带笑意，点头应着，还特意叮嘱几个男孩不要到小河里戏水，小心溺水。

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孔春山的家门口。秋天的阳光下，那幢四层小楼的白色外墙上闪动着银光，分外耀眼。一些电缆线从二楼窗户里伸出来，与外面的广播线连接在一起，孔春山坐在家里说话的声音，就是从话筒里通过这些线路传送到村里各处喇叭中的。

广播里还在直播孔春山讲解的“外出打工防骗宝典”：“第三是防抢。

